

藏在寻常日子里的快与慢

——读《浮生六记》有感

□杨莹

翻开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，才发现并没有恢宏的历史叙事，也没有波澜壮阔的故事情节，有的只是烟火日常，平实人生。这本清朝自传体散文，生动描述了作者与妻子芸娘情投意合，布衣蔬食生活的日常故事。文字清新质朴，情感真挚意切，记录平实有趣。现存四记，勾勒出藏在寻常日子里的快与慢，真实与诗意。

若能一切顺遂平意，那不妨生活得再慢些，就如沈复的笔下，日子徐徐，浮生慢品。闺房记乐中，作者与芸娘的日常，就是爱情最好的注脚。时光如水，却能跨越百年，今天依然能发现藏在两人日常中的浪漫与情笃。在封建时代，为了妻子想同男子一样游洞庭君祠，沈复便出主意——“冠我冠，衣我衣，亦化女为男之法也”，于是二人夜游，深情款款，那时妻子与旁人的打趣都着浓墨，细致描绘，生怕留不住这欢愉片刻，书中读到此景，仿佛作者与妻子逗乐的画面就在眼前。

倘若生活不如意，连呼吸都会加快节奏，正如书中的坎坷记愁，行文节奏加快，心情斗转，笔触就不由得快了起来。第三记虽只有一记，可多少风浪打在他们身上：驱逐离家，漂泊潦倒，芸娘身亡，仕途坎坷，收入不稳，一双儿女草草打发，父亲辞世……此时的行文节奏如惊涛拍岸，字里行间均是大抵写过，芸娘病重，只是写道：“病势日笃，医药罔效”，寥寥几笔，把病情快速恶化，一笔到结果。不是作者不能写，而是不忍、不愿写，只愿时光快一些，把这些坎坷愁绪，消融于岁月这条无声的河流里。

殊不知，生活本就是快慢交织的进行曲。平顺时，沈复也有插花雅致，要“瓶口留清，讲究风致”。也有含荷烹茶的闲情雅趣，“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，置花心，明早取出，烹天泉水泡之，香韵尤绝”。此时的细碎时光就闪着点点星光，好不灿烂。可不时就有

难过伤心时，芸娘故去，沈复“抚其所遗旧物，香泽犹存，不觉柔肠寸断，冥然昏去”。赏花烹茶是他，伤心寸断也是他，寻常日子本就在享欢愉、过苦难。

作者在几百年前的清代，过着自己的快慢人生；而现代，亦如此。在追求效率，追捧速度的今天，我又有多久没有停下来，好好品一杯茶，赏一朵花，仔细看看身边的人了。

寻常日子并不是永远都平顺如初，鲜活浪漫，往往是在重复中发现美好，选择慢品，感受诗意。今天可以慢下脚步，抬头望一眼云；今天也可以暂停一秒，用自己的皮肤感受周围温度的冷热。

《浮生六记》的内容和节奏，情感与表达，在快慢之间转换交织，就如我们的人生，即便偶有风波，但只要选择乐观的诗意生活，便也可以活得精彩。只因生活的真滋味，就藏在慢慢感受的寻常日子里。



茶话品书

草木皆含情 人间自有珍

□王瑶

《人间珍贵》是傅非三十余部散文集后的自觉转向：他告别书斋的案头想象，以人类学家的姿态住进偏远山村，与乡人同坐檐下，听他们讲生计的奔波、流动的漂泊与悲欢的过往，把茶人、灯笼匠、挖井人、种花者等平凡生命，织成了一幅草木葱茏的人间长卷。

读《人间珍贵》，像跟着傅非走进赣东北的山水间，每一步都踩着草木与人间的共鸣。傅非最懂如何以“微观”见“宏大”，全书循着微观史学的笔法，每篇聚焦一个小人物的命运，把个体的悲欢、家族的迁徙与村落的兴衰，悄悄织进古老土地的血脉里。没有惊天伟业的铺陈，只有草木般平凡的坚守：茶人指尖的老茧，是与茶园世代相守的印记；灯笼匠穿梭的竹篾，把光影与期许编进每一寸经纬；挖井人弯驼的脊背，在泥土深处探寻生命的甘泉。这些被现代化浪潮裹挟的生命，恰如山水间的草木，各自承受着时代的霜雪与阳光，却始终倔强生长。沈从文说：“照我思索，能理解‘我’；照我思索，可认识‘人’。”傅非便以“贴着人物走”的姿态，让这些微小个体站成时代的主角，他们劳作的汗水、婚丧的仪式、信仰的微光，都在日常的草蛇灰线里，显影出大时代缝隙里最真实的光影。

傅非的文字，是沾着泥土的诗，洁净却有力量。被誉为“诗性洁净”的笔墨里，没有浮泛的抒情，只有短句与诗词的精准勾勒，恰似海明威“冰山理论”的留白，水面之下藏着汹涌的真实。这种近乎“零度写作”的冷静，藏着最深沉的共情。早年的诗歌训练，让他的文字有了细腻克制的“繁殖能力”，写赘婿王德华时，他只平静记下：“他爸点着指头戳他鼻梁，说：‘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入赘……’王德华在床上躺了三天，不吃不喝。”没有一句情绪渲染，却把尊严与生存的拉扯刻得入木三分。他写人生：“人生这条河太深、太宽，活着的人纷纷沉浮在河里，被浪劈被涛卷，呛着水。岸在哪里，无人知道。”简单的话语，道尽了平凡生命的挣扎，却也让那份在浪涛中不肯沉沦的坚韧，愈加清晰。这文字里的力量，恰如草木的生长，沉默却有穿透时光的韧性。

在书中，傅非并没有刻意渲染苦难，只写苦难中持有的尊严，不放大挣扎的痛苦，只记挣扎里流淌的仁厚。汪曾祺说：“一定要爱着点什么，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。”傅非笔下的人间，正是如此。当王德华的外婆轻声说“脚长在你身上……只要你喜欢那个姑娘，去五城没什么不好”时，民间的智慧与慈悲便穿透了世俗偏见，像山间的草木，自在而温暖。在他的笔下，乡村从不是需要被拯救的客体，而是一个自足的生命共同体——茶人的手、灯笼匠的竹篾、患者的药渣，这些卑微的物象都载着不屈的生命力。他们不是时代的注脚，而是时代本身：“是土地上的草木，也是细流”，汇聚成乡土中国的血脉。傅非让我们读懂，人间的珍贵从不在惊天伟业，而在“熬过寒冬的葱，依然绿得认真”；不在被历史铭记，而在每个平凡人认真活着的模样。

当多数作家在书斋里想象乡土时，傅非选择“卜居乡野，栽树种瓜”，把自己活成了乡土的一部分。这种“抵达生活现场”的坚守，让《人间珍贵》难以简单归类——它向小说借叙事的张力，向人类学借田野的扎实，向诗歌借语言的凝练，形成“兼善各体”的独特气质，恰如桑塔格所言“反对阐释”，让读者在文字里直接触摸生命本身。傅非就像本雅明所说的“讲故事的人”，在赣东北的山水间，为变迁中的乡土中国构筑起一座“活态博物馆”，让那些被遗忘的生命得以显影。他更像“土地与时代的燃灯者”，用带着泥土气息与人体温度的文字，照亮了平凡生命的重量。

傅非以草木为喻，用慈悲的笔墨告诉我们：真正的文学从不远离大地，泥土深处永远有诗行在生长；真正的人间珍贵，藏在每一份对生活的钟心里，藏在每一次苦难中的坚守里。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，《人间珍贵》如一股清泉，让我们慢下来，凝视草木，回望乡土，读懂人心深处的温情与赤诚。原来草木皆含情，人间自有珍，这便是傅非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。

文物鉴赏

倒注壶里的五代巧思

□聂难

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展柜中，一尊青釉瓷壶静静伫立，它没有唐三彩的绚烂，却以“倒着注水”的奇巧设计，成了观众驻足惊叹的焦点。这便是1968年陕西彬县出土的五代耀州窑青釉刻花提梁倒注壶——通高18.3厘米，腹径14.3厘米，足径8.7厘米，看似寻常的青釉器物里，藏着五代工匠跨越千年的智慧。

初见这把壶，最先吸引人的是它的造型。壶身如倒置的团柿，圆润饱满，通体施淡青釉，釉色温润如玉，历经千年仍泛着内敛光泽。半圆形提梁化作展翅凤凰，凤首轻落于莲花纹壶盖，线条流畅得似要振翅；壶嘴是张口的母狮，齿牙清晰，腹下依偎着吮乳的幼狮，母子相偎的神态刻画入微，连母狮的温柔与幼狮的安然都跃然瓷上。最特别的是壶盖，形似柿蒂却与壶身、提梁连为一体，竟是虚设——原来注水口藏在壶底，中心那朵梅花纹的花蕊，便是开启“倒注”奥秘的钥匙。

这“倒注”的巧思，藏着古人对物理原理的精妙运用。使用时需将壶倒置，从底部梅花孔注水，注满后正置，水却不会从底部渗漏，仅能从狮口顺畅流出。奥秘在于壶内暗藏的连通器结构：底部注水孔连接一根直达壶顶的漏管，注水时空气从狮口排出，正置后漏管顶端高于狮口，根据“连通器液面等高”原理，水自然不会漏出，倾斜时才从狮口流出。在没有现代科学理论的五代，工匠仅凭经验与观察，便将物理规律融入日常器物，堪称“技与理的完美共生”。

器物的纹饰同样藏着匠心。壶腹刻三朵缠枝牡丹，刀法犀利如削，花瓣俯仰交错，叶脉清晰可辨，似有暗香浮动；壶盖与壶腹衔接处的联珠纹、锯齿纹，像无形的线将纹饰串联，过渡自然；提梁尾部的

联珠纹，又在细节处添了精致。这些纹饰不只是装饰：牡丹象征富贵，凤凰寓意吉祥，莲花是传统瑞兆，母狮护子藏着温情，连团柿造型都暗含“事事如意”的祈愿——五代工匠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都刻进了瓷土与青釉里。

这把壶的命运，也是一段传奇。1968年被农民挖土时发现，起初只是家中“怪壶”，1982年经专家鉴定为耀州窑国宝，后被捐献至陕西历史博物馆，2013年更被列入“禁止出国(境)展览文物”名录。它的价值，不止于奇巧工艺，更在于它是五代文化的缩影：承袭唐代开放余韵，纹饰等外来元素与本土吉祥符号相融；耀州窑作为北方青瓷代表，将刻花、堆塑技艺推向巅峰，这把壶便是当时工艺水准的最佳证明。

如今凝视这把倒注壶，凤形提梁的灵动、母子狮的温情、缠枝牡丹的华贵，仍能让人感受到五代工匠的呼吸。它不只是一件瓷器，更是古人“以巧破拙”的智慧结晶——用逆向思维解决注水难题，以艺术手法包裹科学原理，让实用器物成为文化载体。

在千年后的今天，这把倒注壶依然在诉说：真正的匠心，不是对技艺的简单复刻，而是对生活的细致观察、对规律的深刻洞察，以及将智慧与温度凝于器物的永恒追求。



■青釉刻花提梁倒注壶。

本版邮箱: yzwbmzps@163.com

